

大明流煌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輝煌時代

大明流煌

榮真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責任編輯 劉 瑩
裝幀設計 彭若東 閔 鵬
責任校對 江蓉甬
排 版 潘斯麗
印 務 馮政光

書 名 大明流煌
叢 書 名 文史中國
作 者 榮真
出 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 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4 室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12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32 開（140mm×203mm）144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5883-4-0
© 2012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由北京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本公司在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出版發行。

目 錄

引 言	7
第一章 天子守邊	9
宮闕巍峨紫禁城	10
天子守邊	22
經營東北	37
第二章 大國外交	47
鄭和下西洋	48
陳誠出使西域	68
肅清倭寇	85
援朝抗倭	97
第三章 俊采星馳	105
思想之光	106
文藝的輝煌	118
科技光彩	132
西學東漸	136
深入閱讀	142



萬曆《平番得勝圖》

引言

元朝末年，政治腐敗，天災人禍交互發作，紅巾軍起義爆發，最後明朝（1368—1644）建立。在洪武皇帝朱元璋和永樂皇帝朱棣父子當政的明初，國力最為強盛，版圖遼闊。在此基礎上，開始了著名的鄭和七下西洋和陳誠出使西域的和平外交活動，在國際上，大明的聲望如日中天。

明朝的民族問題比較尖銳。在國內，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明朝與北方的蒙古族征戰不已，使長城內外各族人民的生計遭到巨大的破壞。為解決問題，明朝君臣一面進行武力征伐，一面也不失時機地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民族問題，最終使邊塞南北獲得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

而在反對外國入侵方面，明朝以其強大的國力為基礎，肅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擊敗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並取得了抗倭援朝的最後勝利，保衛了國土的完整。

明朝中後期，雖然由於政治的腐敗導致國力開始衰落，但其經濟規模可稱世界第一。當時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現象，例如農村人口比較多地轉入非農產業、人口流動速度加快、在一些手工業領域之內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因素、城鎮化過程加快、市民階層興起、政治雖不清明但比較寬鬆、“異端”思想家不斷湧現、適應市井大眾審美需求的俗文化蓬勃而起。所有這些似乎都昭示著中國傳統社會正在發生轉型。

西學東漸是國人頗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明代後期，西方傳教士為了拓展羅馬教廷在東方的權益，以西方的神學體系取代歷史悠久的中國文明，萬里東來。然而懾於明朝國力的強盛，他們被迫採取了適應中國文化的

傳教路線，並在介紹西方近代科技知識方面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成為近代以來繼融合佛教文明之後，中國文化又一輪大規模吸納域外文明自我更新的前奏。

【第一章】

天子守邊

永樂皇帝將實際的政治中心從江南遷徙到北京，就中國近古歷史的發展歷程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即便在當時，僅僅是在大元帝宮廢墟之上拔地而起的九重皇明宮闕，就已經讓所有有幸深入其內部進行觀瞻的人們包括眾多的外國使節驚歎不已，疑為天上了。但是，這並非當時大明帝國建設事業的全部輝煌。明初以來以永樂皇帝為代表的幾代君臣，悉心經營著大中華的邊疆：從管理黑龍江全流域的奴兒干都司到大明中央政府對西藏僧俗首腦的賞賜和封授；從北方大漠草原上的亂馬縱橫刀鋒如山，到萬里邊塞兩側飄起的悠揚的牧歌，都有力地說明了中華民族在凝聚力方面內蘊著極度的堅忍和百倍的頑強。

宮闕巍峨紫禁城

大明永樂元年(1403)正月辛卯，永樂皇帝朱棣在京師南京的南郊祭天還宮，很快就接到了禮部尚書李至剛等人十分熱忱的建議，提出將北平建為都城。永樂皇帝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頒詔以北平為京師即首都，並改北平為北京。四年以後，永樂皇帝下令正式營建新的都城，包括作為宮城的紫禁城。一些政府官員諸如工部尚書、戶部侍郎等被賦予材料準備方面的重任。不久，大批的木石磚瓦開始絡繹不絕地從江浙、湖廣和四川等地通過水陸兩路運進北京，而北京城內外不少地方，也被用



建極殿後雲龍石雕

來作為貯存或加工材料與燒造建築構件之所，諸如現在仍然在使用的台基廠、琉璃廠、大木倉等街巷地名即緣於這些工程活動。長達數年的運輸過程充滿了令人難以想像的艱辛。比如曾被後來至京的帖

木兒帝國使節所驚歎的刻有龍紋的石塊，即紫禁城內宮殿前後御路上的雲龍階石，其中最大的一塊長十六點五七米，寬三點零七米，厚一點零七米，位於謹身殿（後改稱建極殿，清改稱保和殿）之後須彌座高台正中的御路上，重達二百餘噸。原產自北京南面的房山。為將巨石運入禁城，朝廷徵發民夫數萬人，騾馬數千匹，墊以滾木，人拽馬拖，謂之“旱船”；又沿途掘井百餘口，於嚴寒季節在路面潑水使其結冰，以減少摩擦力。如此，這方巨石方寸步前移，入至宮禁。

大規模的材料採辦、運輸和加工過程持續至永樂十五年（1417）方暫告一段落。這一年，永樂皇帝命泰寧侯陳圭負責主持北京宮殿營建工程，至此，營建工程方全面展開。

元大都在十三、十四世紀之時，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宏偉壯麗而又規劃十分謹嚴的都城，以致於馬可·波羅曾感歎找不到更動人的語彙去勾勒她宏偉壯麗的身姿。但是，在明軍攻克大都，將蒙古貴族逐往漠北之後，這座被改名為北平的古城逐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是因為防衛北元軍事貴族南侵的需要，也由於兵燹之後城北部更為破敗，當時駐在北平的大將軍徐達遂下令拆除元大都之北城牆，南移約二點五公里，建築新城牆，開設城門兩座，東曰安定門，西曰德勝門。東、西兩邊仍以元城牆為界。

變化之二，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拆除了元大都宮殿群，因

為此乃亡國之“韃虜”所居，甚不吉利。明初宋訥作《壬子秋過故宮》詩，其中說：“上林春去宮花落，金水霜來御柳黃。虎衛龍墀人不見，戎兵騎馬出蕭牆。”昔日的錦宮玉樓變為斷壁殘垣，可見元故宮廢墟的破敗景象。

因此，明初北京營建工程的基調乃是在元大都之規制基礎上，使北京新城向南拓展，並營建新的九重宮闕紫禁城。

繼北端城牆確定之後，明初在原南城牆以南約一公里處修建了新的南城牆，開設城門三座，中曰麗正門（後改稱正陽門），東曰文明門（後改稱崇文門），西曰順承門（後改稱宣武門）。帝京之輪廓大體由此確定。至明英宗正統年間，由太監阮安、工部尚書吳中等督轄的數萬軍民夫役業已將京師九門城樓建設完畢。除上述南北諸門以外，東有東直門、朝陽門；西有西直門、阜成門。雉堞羅列，城樓聳峙。九門惟有正陽門遺留至今，另有德勝門箭樓尚自兀立，但九門名稱仍沿用到現在。

由九門所確定的這個範圍，在明世宗嘉靖皇帝以後，又被稱為內城。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蒙古韃靼部時常入侵京畿，威脅京師安全，嘉靖帝遂決策環帝京而築外城，敕諭陳圭、陸炳等一千臣工提督工程。終因財殫力痛，這項規模宏大的工程很快即被放棄，只有京師之南總長二十八華里的一段外城牆被建築起來，並將內城東南和西南兩個城角涵圍其中。原來建於南郊的天壇和山川壇（後改稱先農壇），也被圈進了城中。外城南



近年復建的永定門城樓

端設三座城門，為永定門、左安門、右安門。東設廣渠門、東便門；西設廣安門、西便門。

京師位置的南移，也使得紫禁城的位置南移約五百米。為避免什剎海阻斷中軸線，遂將元大都中軸線東移了大約一百米。京師內和宮城之內的主要建築均坐落在這條中軸線上，左右兩廂的建築物基本對稱，突出了皇權處於控馭天下的政治中心的地位。這次南移，是一個深思熟慮和頗具政治意味的設計——元大內延春閣舊址已經被暴露在明宮城玄武門之外。營建者將挖掘御河與南海的泥土盡皆堆積其上，使之成為明皇城內的一座

“鎮山”，名曰“萬歲山”，取其大明江山永固、福祚長存之義。山上林木蔥鬱，鶴舞鹿鳴，秀亭獨立，成為俯瞰全城之最高處。越萬歲山而北，鐘、鼓兩樓南北聳峙，鼓樓闊大，鐘樓毓秀，成為中軸線的北端。嘉靖以後，隨著外城的修築，中軸線向南越過正陽門，延長至永定門，總長達六公里。

就歷史綿長的中國文化而言，任何時代的文化都首先是對前此文化的繼承，在此基礎上開始新的創造。北京的皇宮建築在設計上繼承了《周禮》傳統的五門三朝之制。這種沿襲決非僅僅體現了禮制所規定的尊卑等級觀念，還由此而光大了中華民族在營建宮殿群落方面具有的起伏錯落、平中見奇的空間組合藝術。

一般而言，皇宮包括皇城和宮城即紫禁城兩部分。根據《日下舊聞考》的記載，明皇城的北門是北安門，東曰東安門，西曰西安門。根據《考工記》“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宮室建造原則，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天安門廣場，在明清兩代為一 T 字形封閉型廣場。在廣場兩側宮牆之外，分佈著明代重要的政府機構，東有吏、戶、禮、兵、工部，宗人府，欽天監，鴻臚寺等，西設五軍都督府、錦衣衛、太常寺等。承天門（清改稱天安門）之東，建有太廟，為供奉與祭祀明皇室祖先之處，是為左祖。承天門之西建有社稷壇，以祭祀土地五穀之神，是為右社。廣場的正南端，作為皇城第一道門，單檐歇山頂的大明門（清改稱大清



明人繪《北京宮城圖》

門，民國改稱中華門，1958年拆除)比較低矮，其內東西兩側則有千步廊及東西向朝房各百十楹，皆連檐通脊，綿延而北。狹長幽深的廣場十分逼仄，北望承天門，惟見正中一塊十分局促之處。而北行近金水河，廣場忽向東西方向分別延展，東有長安左門，西有長安右門，視野豁然開朗。但見五座漢白玉石橋臥波如虹，重檐歇山頂的承天門紅牆黃瓦，崇樓彤扉，盡入眼簾，氣象雄渾，震人心魄。其南近御河處，一對華表分立東西，其上雲龍紋雕鑿圓潤，通體潔白如玉，為莊嚴的廣場平添一絲秀麗之姿。

承天門為皇城正門，仿《周禮》皋門而設。“皋，告也，王居外朝，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所以承天門即成為逢國家大慶典覃恩之時頒佈詔書之地，屆時於堞口正中，以木雕金鳳銜詔書而下，承以朵雲之盤，舁以龍亭之輿，恭送禮部，再將旨意傳宣各地。明清之時，凡吏部、兵部月選官掣籤，禮部會試試卷磨勘等均在廣場內舉行。每年秋審則由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在長安右門內對全國各地死刑案件進行復審，故民間稱其門為“虎門”、“死門”。而每三年一次的慶祝朝廷取士的“傳臚大典”在紫禁城內舉行完畢之後，須將臚列新科進士姓名、甲第的大金榜抬出長安左門張掛。一甲一名進士須披紅掛彩，由儀仗和官員們簇擁著遊行街衢，故長安左門又被稱為“生門”、“龍門”。

在承天門與其北的端門之間形成了一塊方形廣場。端門阻擋了北望禁闕的視線，使宮殿群更富於層次，也使人們將近宮闕的感覺更為強烈。

在經過了比較平淡的端門廣場之後，豁然而見一開闊的長方形廣場，其盡頭，雕甍翹首、金脊橫空的午門巍峨聳立。作為紫禁城正門，午門呈倒凹字形，重檐廡殿頂。巨大的墩台上方正中建門樓一座，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周易》乾卦九五爻辭：“龍飛九五。”故九五之數乃為皇權象徵。墩台兩翼各有廊廡十數間，俗稱“雁翅樓”。其兩端建有重檐攢尖頂的方亭。誠所謂翼以兩觀，傑閣四聳，故俗稱五鳳樓。中樓左右有鐘鼓亭，每遇皇帝出巡等活動則鐘鼓齊鳴。

入午門，只見院落疏朗開闊，兩側廊廡整齊，氣氛遠比午門



午門全景

廣場緩和。內金水河呈弓形自西而東流過，既可用於宣泄雨季帶來的大量的宮中積水，亦為宮殿的消防帶來了充沛的水源。五座漢白玉石橋橫臥其上，襯以四周的紅牆黃瓦，色彩十分明麗，層次豐富。隔水北望奉天門（後改稱皇極門，清改稱太和門），上覆重檐歇山之頂，下築白石須彌之基，為大明皇帝御門聽政之處。雖然建築體量不大，但頗為壯麗，為最終的建築高潮做了十分恰當的鋪墊。

經過起於大明門的三華里多的這一連串建築藝術上的抑揚頓挫，終於迎來了工程建築藝術的高潮。奉天門內，左有文華殿，右有武英殿。廣場北端正中，約五米高的漢白玉台基上，由南而北依次矗立著奉天、華蓋、謹身外朝三大殿。重檐廡殿頂的奉天殿（後改稱皇極殿，清改稱太和殿）紅牆黃瓦、朱楹金扉，乃國內現存最大的木結構建築，自廣場地面至殿脊高約三十五米。其巨大的體量使其氣勢端凝，宏偉沉雄，深沉而不失平和，壯闊而不失寧靜，恰到好處地體現了包裹在寬仁厚澤外衣之內的皇權至上的統治觀念。殿內天花板五彩隔塵，金碧輝煌。正中設一覆斗式金漆蟠龍藻井，龍頭下探，口銜象徵皇權的軒轅鏡，球中心正對穿過皇帝寶座的子午線。奉天殿為皇帝與群臣舉行大慶典和大朝會之處，諸如元旦、冬至、萬壽節、皇帝大婚等慶典，以及取士傳臚之典、命將出征之儀、接見外國使節等等，均在這裡舉行。



紫禁城奉天殿

外朝謹身殿之後，是一個完全吻合黃金分割律的長方形廣場，它既是外朝三殿高潮的終結，又是內廷三宮新高潮的起點，巧妙地避免了建築語言的平鋪直敘，構成了視覺藝術在縱深方向上的跌宕起伏。廣場東有景運門，西有隆宗門。北端正中而南向者，為內廷正門乾清門。乾清門為單檐歇山頂建築，坐落在漢白玉須彌石座上，環以雕石欄杆。門兩側矗八字形琉璃照

壁，壁心及岔角以琉璃花裝飾，花形真且自然，花色美而端麗，使略顯呆板的宮殿群開始有了一絲活潑的生活氣息。

內廷亦如外朝三殿而建三宮，但與外朝的建築氣氛迥然不同，這裡是帝王與后妃居住之所。其主殿為皇帝寢宮乾清宮，重檐廡殿頂，面寬九間，進深五間，亦合九五之數。乾為天，為帝；其後的坤寧宮為皇后寢宮，坤為地，為后。“清”、“寧”皆為頌揚帝后之辭。《周易》坤、乾兩經卦上下相重而成一別卦，即泰卦。故兩宮之間滲金圓頂的圓形建築（此據劉若愚《酌中誌·大內規制紀略》。清改建為四角攢尖頂）名為交泰殿。內廷建築的佈局也基本上是東西對稱。在後三宮兩側，分佈有妃嬪



紫禁城乾清宮

居住的東、西六宮和皇子們居住的東、西五所。

內廷中最富生活氣息之地為御花園。御花園位於坤寧宮之北的中軸線上，佔地約一萬二千平方米。疊石為山，名曰堆秀。金香、玉翠諸亭秀麗錯落；清望、曲流館閣結宇幽邃。珍石羅佈，花木扶疏，玲瓏別致，疏密有度，體現了非常高超的造園藝術。

紫禁城共佔地七十二萬多平方米，各型房屋九千餘間，建築面積十五萬多平方米，四周建有十米高的城垣。城上四隅均有角樓高聳，紅色樓體坐落於須彌座之上，周邊繞以漢白玉石欄，其結構十分精巧，號稱“九樑十八柱，七十二條脊”，由多個歇山頂組成複合式屋頂，上覆明黃色琉璃瓦，配以灰色的城垣，倒映在環城的碧水之中，綽約動人。

紫禁城的營建蘊含著中華文化傳之彌遠的歷史傳統，例如陰陽觀念。外朝為皇帝處理國務之所，為陽，故居於南；內廷為皇帝與妃嬪生活之區，為陰，故位於北。依照五行觀念，中央為帝王控馭天下之象徵，其行為土，其色為黃，故宮絕大部分建築均施以黃琉璃瓦。五行有相生相剋之理。火生土，火色赤，故宮牆殿牆皆塗以紅色。由古及今，此類紅黃相配之色始終是中華民族最為喜愛的用於喜慶的基礎裝飾色調。木剋土，木色青，故宮城之內除御花園以外，皆無樹木花草。雖然不盡合科學道理，但也比較有效地防止了因雷擊而失火的可能。目

前午門之外皇城以內御路兩側的行道樹，皆為帝制被推翻以後所植。

據《明史》記載，紫禁城的營建總共役使了約十萬工匠和百萬民夫，用去十幾年的時間，直至永樂十八年(1420)，方基本營建完畢。近六百年之後的今天，故宮作為世界建築史上不可多得的傑作，仍然矗立在北京的中軸線上。

天子守邊

早在北京紫禁城營建之前的十數年，一座巍峨壯麗的禁城宮闕已經在鐘山之麓拔地而起。這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登極的京師南京的皇宮。

自諸葛亮形容大江之畔的南京為“鐘山龍蟠，石頭虎踞”之後，南京似乎便成為天然的帝王之都，歷史上對她的稱頌之辭數不勝數。洪武皇帝的文臣諸如馮國用、陶安等輩，皆據之以建言定鼎於此，認為據其江山形勝而必能平定四方。然而自秦始皇掃除六合以來，凡是建都於南方的政權，幾乎毫無例外地具有偏安一隅的性質。出身淮右布衣的洪武皇帝在他未登極之前足跡不出江淮，但他既然有志於重新一統天下，其治國韜略便不能不越過波濤滾滾的大江。他曾決定以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為北京，實行兩京制，繼之又垂青北平，認為以之作為



南京明故宮午門墩台上仍保留著明代柱礎

帝業之本可以控馭“胡虜”。而其麾下的不少開國功臣則不願離開故土，他們的勢力在此已經盤根錯節，擔憂北遷將喪失既得利益，兼之客觀上當時的北方破敗不堪，漕運艱難，故北遷之議未成。直至晚年，洪武皇帝仍欲遷都北方，皇太子朱標為此而銜命赴關中考察。孰料太子壯年而逝，洪武皇帝為此悲傷難抑，最終老死金陵，孤獨地長眠在鐘山之中。

同歷史上其他王朝一樣，大明帝國也自始至終身陷各種民族矛盾之中，其集中之體現，莫過於所謂“北虜南倭”。所謂“北虜”，乃是對漠北元朝殘餘勢力的蔑稱。在大都城為明軍

攻克以後，元順帝攜其后妃太子逃奔上都。當時北元實力依然比較強大，控弦數十萬，其屬下的幾支軍事勢力或分或合，數次向明朝進攻，企圖攻克故都，再進中原，嚴重威脅明朝的統一大業。遠在南京的洪武皇帝對於北元勢力從未表現出絲毫的懈怠。一方面，洪武皇帝在近邊要害之處封授諸皇子以守之，並在此後的漫長時代裡形成了九座軍事要塞，並修築長城，形成一條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亙萬里，烽堠相望的北方防線；另一方面，洪武皇帝整頓部伍，尋機出塞殲滅北元的有生力量。

洪武二年(1369)，明軍攻佔元上都，元順帝妥歡帖木兒逃遁至應昌府(治所在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南)。根據《明太祖實錄》的記載，翌年，徐達、李文忠等率領明軍分道北征。四月，元順帝病死，其子愛猷識理達臘即位，是為昭宗。五月，李文忠率領的明軍晝夜兼程，攻克應昌，俘獲順帝之孫買的里八剌等，元昭宗逃遁。

昭宗至多是北元的一面精神旗幟，真正對明朝北邊造成嚴重危害的是元末左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本名王保保)。大都被明軍佔領後，原駐守太原的擴廓帖木兒敗走甘肅，企圖攻佔西北重鎮蘭州，為大將軍徐達所敗，擴廓帖木兒僅與妻、子等抱持浮木渡過黃河，逃至和林(今蒙古國哈爾和林)。

但是擴廓帖木兒很快即還以顏色。洪武五年(1372)，身經

百戰的徐達等將軍率十五萬大軍分三路揮戈和林。中路徐達派遣都督藍玉領兵先出雁門。藍軍在野馬川擊敗小股北元騎兵之後，隨即兵進土刺河(今蒙古國土拉河)畔。擴廓帖木兒與元將賀宗哲合兵，於嶺北與明軍展開激戰，大勝，數萬明軍屍橫漠北。明軍此役失敗之慘，使洪武皇帝錐心刺骨。《草木子》說他自言一生有三件事情沒有辦成，其中之一即是“王保保未擒”。

北元在歷史上的終結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這一年，已經升任大將軍的藍玉指揮部隊積極向呼倫貝爾地區運動，尋找北元主力進行決戰。一路上克服了嚴重缺水等困難，在四月份進抵風光如畫的捕魚兒海(今內蒙古東部貝爾湖)，在此殲滅了北元主力，繼元昭宗之後嗣位的可汗脫古斯帖木兒等幾十騎逃遁。至此，北元勢力分崩離



明太祖像

析，終於在洪武末年放棄元朝國號。

此後，蒙古族逐漸分裂為瓦剌、韃靼和兀良哈三部，其中瓦剌部活動在科布多河流域（在今蒙古國西部），韃靼部活動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國哈爾和林），兀良哈的活動範圍則在韃靼部以東、黑龍江以南的廣大區域之內。永樂皇帝即位之後，蒙古各部特別是瓦剌和韃靼部不斷南下侵擾，兵戈相向。如果仍然以南京為京師，勢必對邊疆軍情反應遲緩，在調兵遣將、徵發夫役方面產生嚴重困難，甚至貽誤軍情，無法應對戰事，使國



明成祖像

家的統一遭受嚴重的威脅。而更為直接的一個問題是：永樂皇帝在他發動的“靖難”之役獲得成功之後，遂將駐藩長城之北大寧（治今內蒙古寧城縣西）的寧王朱權徙封至江西南昌，而將大寧衛所轄邊地分別賞賜給隨寧王助

自己“靖難”的兀良哈三衛部眾，又封授其各大小酋長以都督僉事、指揮、千戶、百戶等職。此番慷慨之舉使大明帝國頓失東北屏藩。洪武間曾在今內蒙古托克托縣設置東勝左、右衛。思慮歧出的永樂帝命令將東勝左衛遷至今河北盧龍，而將右衛遷至今河北遵化，由此而造成了薊遼同宣府和大同兩個軍事重鎮的戰略隔絕。這個嚴重後果，永樂皇帝應該在後來有所發現。因此，為加強對北方邊疆的控馭，有效抵禦蒙古勢力的南侵，必須將統治中心果斷北移，遷都北京。相比這個理由，其他原因皆屬次要。就孤城而言，北京的地理形勝自然不能同虎踞龍蟠的南京相提並論，然而在大格局上南京卻無法與北京比肩。《天府廣記》形容北京形勝是“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由此向西跨越冀北山地可馳騁於蒙古高原，直面號稱控弦百萬的蒙古各部；向東穿越狹長的遼西走廊可縱橫於白山黑水之間，溝通與東北各族之間的聯繫。遷都的決心一旦確定，性格剛烈的永樂皇帝一面力排眾議，處分反對遷都的官員，一面先後五次自晉、蘇、浙等九省移民萬戶至北京，並徵發大量民夫疏浚京杭運河，使之暢通無阻，以利漕運。大規模的營建京城和宮城的活動也應時而起，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那樣。永樂十八年（1420），宮城營建基本竣工。第二年，明王朝正式遷都北京，以南京為留都，實行兩京制度。自此，“天子守邊”的政治統治格局完全實現了。

天子守邊，至少在永樂時期名副其實。《明史·韃靼傳》記載，永樂皇帝曾數次遣使韃靼，賜以銀幣，但是這番通好之心顯然未被韃靼接受，出使韃靼的給事中郭驥被害。永樂帝大為震怒，命令大將軍丘福等率領精騎十萬北征韃靼。當時(1409)的韃靼汗是繼鬼力赤汗之後而立的本雅失里，在與明軍接戰前他曾同瓦剌征戰敗北，逃至臚胥河(今蒙古國克魯倫河)一線，而鬼力赤之故地已降於大明帝國，形勢對明軍十分有利。然而自負的丘福被韃靼軍逐漸引誘渡過臚胥河，被突然殺出的韃靼大軍團團圍困，明師全軍覆沒，丘福等五位將軍魂斷漠北。韃靼部氣焰更盛，明朝東北、山西沿邊衛所不得不堅壁清野，嚴防韃靼入寇。

敗報傳至北京，永樂皇帝更加憤怒。永樂八年(1410)，永樂帝在北京大閱視師，《明太宗實錄》說皇帝的軍陣綿亙數十里，戈甲旗旄，輝耀蔽日，在場的瓦剌使者對此場面十分驚駭。永樂帝北出德勝門，率領五十萬大軍親征韃靼。五月初，明軍北渡臚胥河。此前自詡為元朝嫡裔的本雅失里與其部下阿魯台



明代銅銃

互相殘殺，本雅失里西奔至兀古兒札河（今蒙古國烏勒札河）。永樂帝盡選精銳騎兵向北追擊，兩軍在成吉思汗始興之地的幹難河畔遭遇，永樂皇帝親登山嶺指揮明軍突擊。本雅失里倉皇窮迫，僅以七騎渡河而遁，後為瓦剌馬哈木等所殺。明軍乘勝回師東南，在位於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部的靜虜鎮與阿魯台部展開激戰。永樂皇帝再一次展現其強悍的作風，率領精騎大呼衝擊，矢下如注，阿魯台墜馬，遭到慘敗。冬十二月，表示屈服的阿魯台遣使向朝廷貢馬，歸順明朝，受封和寧王。

在明軍與韃靼血戰之時，活動在蒙古西部的瓦剌卻乘勢而起，向明朝顯示其不臣之心。於是永樂帝再次籌劃方略，徵調部伍，親征已經南渡臚胸河的瓦剌。永樂十二年（1414），明軍在忽里忽失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以東）同瓦剌主力展開決戰。

《明太宗實錄》記載此次戰役十分慘烈：六月初七，永樂帝駐蹕高阜，指揮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炮，斃瓦剌數百人，然後率鐵騎追擊；又以大炮轟擊瓦剌右翼，死者無算，其左翼也在明軍的奮勇馳擊之下潰敗，馬哈木等宵遁至土剌河，其大帳幾近解體。明軍也損失慘重，永樂帝班師回朝。

永樂二十年（1422），和寧王阿魯台所部在經過數年的休養生息之後，羽翼逐漸豐滿起來，並將其影響擴展至瓦剌諸部，開始復向南侵。是年三月，阿魯台襲陷興和（治今河北張北縣），明守將都指揮使王煥遇害。永樂皇帝隨即自北京率軍第三次親

征。在屈烈兒河(在今內蒙古烏蘭浩特西北)戰敗阿魯台,迫其遠遁外蒙古,俘獲大量人畜,焚其輜重兵器。

翌年七月,阿魯台再次犯邊,六十四歲的永樂帝以老病之軀第四次親征塞外。由於阿魯台已為瓦剌打敗而遠遁,永樂帝遂率部返回京師。

永樂帝最後一次發動的出擊塞外之役,是在他在位的第二十二年(1424)是年正月,阿魯台兵侵大同、開平,永樂帝隨即在北京、宣府一線集結大軍,於四月開始向北尋找韃靼決戰。但是天子之師並沒有與阿魯台的大帳相遇。在班師的途中,永樂帝病逝於多倫之北的榆木川。

儘管頻繁的北征使明初的人力、物力遭受了極大的消耗,然而明軍堅決地以武力對抗南侵的蒙古割據勢力,對於促進國家統一,溝通邊疆與內地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保障各族人民和平往來,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而永樂皇帝對於戰役的精心策劃和親冒矢石,為此後二三十年間北部邊疆的基本安定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雖然堅持以武力守邊的明初帝王也曾疾呼“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然而在堅持朱明皇室統治中華的前提之下,明朝至少是明初帝王一反元代民族歧視政策,更加注意對邊疆少數民族進行安撫,努力形成一個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明史·食貨志》記洪武皇帝告誡其子孫對周邊少數民族切勿

興兵輕犯。永樂皇帝也曾明確提出“華夷一家”的民族政策，希望邊疆各族民眾永安生業。蒙古三部形成以後，明朝政府雖然不時與之兵戈相向，但並未放棄和平解決問題的努力。即使在一般認為是積貧積弱的明朝中後期，上述方針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貫徹，體現了明朝君臣對於如何使各民族和睦相處以臻於天下大治的苦苦思考和不懈追尋。

嘉靖初，韃靼蒙古達延汗去世，他在生前以強大的武力將大漠南北統一在韃靼的約束之下。此後，俺答成為韃靼實權人物之一。當嘉靖二十一年(1542)前後，俺答勢力獨盛，多次侵犯明邊，其危害程度已遠遠超過昔日瓦剌的也先可汗。《明史紀事本末·俺答封貢》記載俺答入寇朔州、廣武、長子等地，擄掠了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戮男女二十餘萬，搶奪牲畜二百餘萬頭(隻)，焚毀房屋八萬餘間，蹂躪良田十萬頃。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俺答又麾師自古北口南侵，並進圍京城。時明廷朝政腐敗，武臣怯懦，任憑俺答之兵蹂躪京畿，史稱“庚戌之變”。

蒙古民族由於主要採取遊牧生產方式的關係，日常生產和生活的物資比較缺乏。因為戰事不斷，明朝邊境人口離散，經濟凋敝，漢、蒙兩大民族區域之間的通商互市也被徹底中斷。此間俺答汗曾經數次請求明廷准許貢市貿易，但明廷或因其擄掠而拒之，或殺其使臣，皆未能實現。俺答屢次興兵寇邊，也有此原因在內。但是俺答也十分清楚，蒙古各部並沒有奪取元朝



蒙古草原生活圖

“失地”的實力，因此，惟有同漢地民眾和平相處，方能夠比較長久地保全自己在蒙古各部中的強盛實力。

嘉靖皇帝死，隆慶皇帝登極。他雖然也是個懶皇帝，在位六年之中，總共與朝臣只說了兩句話。但內閣首輔高拱、大學士張居正卻也恰好藉機在內政、外交上進行比較全面的整頓，一面著力加強北邊防務，一面尋機同韃靼開展封貢貿易。

隆慶四年(1570)冬十月癸卯，韃靼蒙古一行十人頂著塞外寒風向大同疾奔，欲叩關請降。大同巡撫方逢時派出騎兵將以把漢那吉為首的一行人眾迎進關城。

俺答之妻一克哈屯生有三子，幼子鐵背台吉年輕時去世，其遺子把漢那吉遂由一克哈屯撫養成人。把漢那吉多智善辯，俺答為其娶大成比吉為妻；夫妻不相能，把漢那吉遂自聘兔扯金的之女。俺答長女啞不害之女三娘子，容貌十分美麗，已經

同鄂爾多斯部訂立婚約。俺答愛之，遂奪而娶之。儘管此為當時北方少數民族婚俗，鄂爾多斯部對此仍十分憤怒，欲起兵以報奪妻之仇。俺答對其的補償是將免扯金的之女與之。把漢那吉既不滿祖父娶三娘子，更不接受自己新婦被奪的現狀，遂與妻大成比吉、舊僕阿力哥等馳奔大同敗胡堡請降。儘管一些邊吏反對接納把漢那吉，頗具政治眼光的宣大總督王崇古卻以為此奇貨可居，可以之脅迫俺答以明之叛人趙全等交換。如果不果，亦可使把漢那吉招其舊部遷居近塞之處，以削俺答之實力。待其死，可以將把漢那吉送回韃靼，助其與新汗相抗。

但是更富有遠見卓識的還是張居正。他在寫給王崇古的信中說：把漢那吉來降一事關係重大，制敵之機即在於此。張居正令王崇古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以防範強敵，派人以溫言告訴俺答：我們不會殺死你的孫子，他得到了朝廷很多的賞賜。你如想要他回去，理應言辭謙恭地向大明投誠，或斬我大明叛人趙全等以謝；並向天盟誓，兵馬不入大明邊塞，大明即以禮送你的孫子回去。你若是興兵來犯，我宣府、大同兵強馬壯，我等你來打！

把漢那吉在邊關的確受到了熱情的招待。他被授予指揮使之職，阿力哥也成為正千戶。《明史紀事本末·俺答封貢》記載俺答之妻一克哈屯心疼自己一手帶大的孫子，擔憂他的安全，對俺答怨憤不已。俺答亦愛其孫，遂勒兵十萬向邊塞運動。雖

然如此，一則因明朝政府近年來整頓邊防較有成就，邊備已經得到修飭。在東南沿海地區平定倭亂的軍事領袖譚綸、戚繼光被調到塞上，委以練兵之責。戚繼光以三千戚家軍為中堅，在邊防部隊中進行新陣法的訓練，使每一個作戰單位都成為戰車與步、騎兵多兵種相互呼應、冷熱兵器相互配合的機動堡壘，賦予單純依託長城進行消極防禦的傳統戰法以嶄新的積極防禦的意義。而長城敵台也開始修築，使長城的防禦功能更加立體化。二則把漢那吉身在大明邊關，韃靼投鼠忌器。三則韃靼因多年戰爭亦損傷極重，日常生產和生活物資極為缺乏。四則蒙古各部之間、蒙古族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也是矛盾紛紛，互相爭殺。因此，俺答亦如張居正、王崇古，看準其孫降明的事件實是與明朝議和、重開貢市貿易之契機。《明史·韃靼傳》說俺答隨即逮捕了曾為其攻明出謀劃策的趙全等十幾個大明叛人押送邊關，遣使請求大明賜封，並請允許在邊塞開設馬市。而把漢那吉則對這一段邊關生活戀戀不已，與王崇古等感泣拜別，一身緋袍金帶回到了祖父、祖母的身邊。俺答喜不自勝，上表拜謝。

根據王崇古的建議，隆慶皇帝頒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屬下各級首領也得到相應的封授。雙方議定在沿邊關口之外互市。韃靼蒙古每年朝貢至京師，而作為皇帝的賞賜，韃靼所得到的回報則大大超過了貢品的價值。《明史·鄭洛傳》云美麗而有決

斷的三娘子盡力輔佐年老的俺答，主持貢市貿易，各部皆受其約束。韃靼人心向背，半繫三娘子。部下有掠奪邊民者，俺答必施以懲罰。張居正、王崇古的外示羈縻、內修守備的戰略取得成功，而明朝邊關防務亦不斷增強，邊塞遂得安寧。

萬曆九年(1581)，俺答病逝，萬曆皇帝特賜祭七壇、彩緞十二表裡、布百匹，以示優恤。《明史紀事本末·俺答封貢》謂三娘子及俺答長子黃台吉上表貢馬表示感謝。萬曆皇帝命黃台吉襲封順義王。當時韃靼有父死子得妻其後母之俗，黃台吉於是欲納三娘子。俺答晚年時，三娘子掌兵，在蒙古各部矛盾糾葛之中逐漸成熟。她非常羨慕內地文化，時常到宣大總督吳兌家裡做客，吳兌也將她以女兒看待。部落中有欲犯邊者，三娘



萬曆皇帝的袞服

子往往提前通報邊關早做準備。黃台吉乃一勇夫，且已老病，當然不為風姿綽約的三娘子所喜，遂率眾西走，以致貢市停頓。當時的宣大總督鄭洛派人去勸三娘子道：你如歸黃台吉，大明以夫人封授予你，如不然，你不過是一個普通婦人罷了。三娘子表現出平衡大局的風範，聽從勸告，由此避免了韃靼部分崩離析的危險。黃台吉受此恩惠，開始真心與明朝和好。

萬曆十四年(1586)，第二代順義王黃台吉去世。此前三年，把漢那吉亦去世。精明的三娘子欲以自己的兒子與把漢那吉之妻大成比吉成婚。但是此事受到原俺答舊臣恰力克的阻撓，使黃台吉之子扯力克娶大成比吉，於是扯力克的實力有所增強。而作為扯力克繼母的三娘子則築城別居，明朝政府賜名為歸化，即今呼和浩特。精明的宣大總督鄭洛隨即派人去對扯力克說：三娘子已經歸順朝廷，你如能同三娘子合聚，大明即封授與你；否則，即封贈他人。扯力克於是盡逐諸妾，在草長馬肥的十月同三娘子成婚。如此，扯力克部也直接隸屬於治軍有法的三娘子之下。扯力克襲封了順義王，而三娘子被封為忠順夫人。此舉比較有效地避免了原俺答各部的分裂，以及由此帶來的各部不斷南侵的可能。

由於張居正、王崇古、三娘子、吳兌、鄭洛等傑出人物的遠見卓識和雙方堅持貫徹隆慶和議，使得明朝中期的邊界又安。自薊州以至甘肅的固原、張掖，長城沿線的百姓和樂而居，

自在生息，不見烽煙六十餘年。這種對建立和諧民族關係的理性思索和實踐追尋，不僅一時之主政者在竭力倡導，在民間的一些有識之士那裡也得到了由衷的響應和稱誦。“自古學棋嫌盡殺，大家和局免輸贏”。徐文長的這兩句《胡市》詩力主民族和睦相處，不爭輸贏，無疑是對傳統民族理論的一種矯正和昇華。

經營東北

其他地區的民族關係以及邊防建設方面，在明代也開始出現了比較可喜的局面。

當察哈台汗國滅亡以後，地處西北的新疆地區各族不相統屬，各為其政。明朝政府對此實行積極聯繫、羈縻撫慰的政策，堅持與當地各族在朝貢制度下展開貿易。自明初起，先後在新疆地區設置蒙古赤斤、沙州、哈密、安定、曲先、阿瑞、罕東、罕東左等衛，統轄東起嘉峪關西、西北達新疆巴爾庫山的廣大地區。

永樂初，哈密內亂，首領忠順王安克帖木兒卒，永樂帝封授居留內地的安克帖木兒之侄脫脫為忠順王，並以周安為其長史，使之西返哈密，安定地方，掌握了對忠順王以下官吏的直接任命之權。由此，西北地區在比較長的時間內實現了不勞兵

馬的政治局面，邊疆在各族民眾的共同努力之下也得到進一步開發。

西藏在明代被稱為烏斯藏。繼元朝對西藏進行了成功統轄之後，大明帝國對這一地區的統治沿襲了傳統的政教合一的辦法。洪武時期，眾多藏族地區僧俗首腦人物紛紛抵達京師朝貢並請封。朝廷收取了他們繳上的元朝敕印，頒發其嶄新的大明敕印。洪武皇帝在號稱河湟雄鎮的河州（治今甘肅臨夏市）設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下轄烏斯藏、朵甘和河州三衛，負責管理整個藏區。此後烏斯藏衛、朵甘衛升為行都司。明朝政府在康藏各地亦設置元帥府、招討司、萬戶所、千戶所等，鎮守地方。



宣德年間明政府佈施給西藏拉薩寺院的銅鈴、銅杵

由於藏傳佛教盛行的關係，地位高貴的大喇嘛已經成為西藏社會政教合一的主政者。明朝政府採取了尊重藏區宗教信仰、以僧俗化導世務的政策，承認元朝對高級僧侶所頒授的封號和官職。喇嘛教噶舉派之章陽沙加監藏在洪武六年（1373）受封為國師。這一封授對調解藏區各派之間的矛盾起到很好的作用。與之同時，宗喀巴改革宗教制度，創立了黃教。明朝政府以封其為“西天佛子大國師”，封授其弟子釋迦大慈法王的舉動表示對宗喀巴的堅決支持，黃教於是在西藏大興。而自蒙古俺答汗尊黃教領袖索南堅措為“聖識一切瓦爾齊達賴喇嘛”之後，從此方有達賴喇嘛之稱號。俺答汗又勸說索南堅措向朝廷請封，於是，明朝中央政府也允准了索南堅措的請求，給予其賞賜，並封授他為大國師。烏斯藏各級僧官在中央政府的任免之下，逐漸形成了自法王、西天佛子大國師以至都綱、喇嘛等若干等級的僧官制度，同對宗教領袖的封授一起，成為明朝中央政府統轄西藏的政治基礎。而茶馬貿易的開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西藏僧俗各等級的經濟利益，藏族以及宗教上層人士咸尊明室，自當不足為奇了。內地與西藏的各種必要聯繫更加廣泛深入，漢藏各族民眾對於彼此的了解也開始進入了一個更為全面化的時代。

明朝帝王對民族地區經營最為成功的當屬東北地區。而在明初，蒙古軍事貴族的實力在東北還比較雄厚。元木華黎後裔



洪武二十三年造“遼海衛中千所百戶印”

納哈出擁眾數十萬，數次兵犯遼東，直逼金州。為切斷納哈出勢力與北元的聯繫，明朝政府開始積極經營東北。洪武八年(1375)，改遼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下設撫順以南和廣寧至開元一線二十五衛。在相當於今內蒙古哲里木盟南部以及河北承德地區設置了對於安定北邊具有重要意義的北平行都司。這一部署比較有效地實現了洪武帝的初衷。洪武二十年(1387)，大將軍馮勝率明軍二十萬進攻納哈出，先後築城於寬河(今河北遷安喜峰口)、會州(今河北平泉縣南)、富裕(今平泉縣北)及大寧(今內蒙古寧城西)等地，納哈出屈服於明軍所展現的強大力量，向明軍投降。洪武皇帝在大寧設置了都指揮使司，將這塊地區牢牢控制在自己的卵翼之下。納哈出受封海西侯。這位蒙古族猛將後來病死在南征的途中，為鞏固大明帝國的統一貢獻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在這一遠比今日東北廣袤得多的地域之內，女真族無疑是一個主角。海西女真的活動範圍在今哈爾濱以東阿什河流域及